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〇三回 狄小霞謀殺占美夫 楊太監詐言欺大師

話說狄小霞被那女主人當面淫婦淫婦罵得氣悶不過，就想上前連那女婢一同殺掉，搜些家財就走。那知才起身上前，忽聽外面敲門，連忙縮步回頭。暗道：這事真真不妥，我想這敲門的人，多分就是這女子的丈夫。我如將他妻子殺掉，他怎樣有得干休。如遇著沒用的，還可脫身，如遇著個有手腳的，豈不誤了大事。當下面想著，便仍然歸座坐下。這時那女婢已出外把門開放，走進一個二〇多歲的男子。委實風流俊俏，一表非凡。想那楊魁、石敢當的容貌當先就以為美品了，那知較這個美少年，真正比他不。就這評較的時候，那男子已經進了正廳，便向女子指著狄小霞道：「這位嫂嫂是那處來的？」女子便將留宿的話說了一遍。狄小霞這時已暗暗輕舒俏眼，同那美男子打了幾個照面。那男子又問道：「人家來了這許久，可曾備酒飯給人家吃嗎？」女子笑了一笑道：「噯喲，我倒忘煞了。」說著把白兒喊了一聲，往後就走。男子罵道：「真個要算死人，一些靈巧氣候沒有？」隨即便向狄小霞旁邊坐下，又問了他的來歷。狄小霞又問了少年的名姓，方曉得少年姓鄒，那女子就是他的妻子，本是山東人氏。兩個談得是親熱不過，狄小霞那一種妖燒的形像，越分是描摹不盡。不到片刻，只見白兒托了一盤的酒菜杯筷，走上廳來，擺了三個座位，狄小霞同女子對定，那男子坐在橫頭。就此傳杯遞盞，吃了有一個更次。女子起身道：「你們慢慢的多飲一杯罷，我倒要睡覺了。」當下把白兒扯了一扯，一同到了後面。狄小霞以為湊趣不過，在筵前更加是眉來眼去，賣弄風流，把一隻小足便從桌下將那男子的腳鉤了一鉤。那男子也是一個知音的朋友，隨即彎下腰來，伸了兩個指頭，拈住他一個腳尖，就向腿上一攔。狄小霞被他一拈，真個連肉多麻了，心裡頭小鹿似的撞個不住，臉上那一種春色泛得是飛赤的，委實連骨頭都軟了。就勢輕輕把腳收回，站起身來，「撲」的便向那懷裡一倒。那少年雙手便將他抱起，向那廳旁天然榻上放倒。狄小霞心中想道：這人雖是美貌可愛，但我同他一度之後，還是你為我我為我，究竟不大當心。我看這人家蹊蹊，在他家過個日子，倒也安然不過。我何不如此如此。主意已定，雙手便將那男子推住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你家尊闖出來，那便怎樣處呢？」少年道：「怕他怎麼！他如說一句尷尬話，我立刻將他殺死。」狄小霞一聽，覺得正碰機關。便微微笑道：「可是真的嗎？我怕你有些捨不得。」少年發急道：「難道男子漢還怕沒有妻子嗎？有什麼捨不得？」狄小霞道：「你這話差了。這時一衝之性殺死，將後想起妻子，那便何處找呢？」少年笑道：「有著你就是了。」狄小霞道：「你真個要了我就不要他嗎？」少年道：「這還說什麼假話。」狄小霞道：「既不說假話，我先幫你將他殺掉，然後再做夫妻。」少年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

狄小霞便坐起了身，將腰裡的單刀拔出，柳眉一豎，縱身就奔到後面，走進臥房。只見蚊帳低垂，狄小霞也不問青紅皂白，走上去掀開帳門，攔腰是一刀。聽那女子嬌滴滴的喊了一聲「噯喲」，狄小霞還愁不曾殺得死，順手拈了那一隻小腳，向地下一擲，卻然撿了一個下半截，那上半截還在牀上，只見一點血兒都沒有。狄小霞那知就裡，走上牀去，將那女子上截揪住頭髮，也向牀下一擲。向那少年大聲道：「新官上任，舊官請出！」這時再把那房裡一看，果然奇珍異寶，富貴非常。狄小霞一見好生歡喜，暗道：「我常看見那《三國志》上有兩句詠董卓的詩說道：『世業成時為帝王，不成且作富家郎』，這兩句話倒像替我狄小霞說的。」一就這一些輾轉，那少年也就走到牀前。狄小霞拗起身來，將他一拉，拖上牀去，緊緊摟住，『有情有義心肝命』的喊個不停，閉了眼睛，真個心滿意足。忽然把眼一睜，忽然四處漆黑，望見天上一天的星斗，用手一摸，原來一條大蛇。就這一嚇，登時昏暈過去。暫且丟下不表。

卻說宋營自將金光寨破後，將一切善後事宜，責成趙知縣、鄭游府理料已畢。就為這狄小霞逃走，張欽差同楊魁作難不過：要為這一個匪婦將大兵屯住，虛糜國帑，既怕國家見罪；若說遣兵歸汛，先行進京覆旨，卻因首道在逃，這個旨怎樣交代得去？但同濟公斟酌，可有什麼主意去擒狄小霞。他始終吞吞吐吐，沒有一句實話。到了二〇七晚間，濟公、張欽差、楊魁三人，正在帳上吃酒，只見前營領旗忙急急的上帳稟道：「啟大帥，適才趙知縣著人前來通報，說聖上旨意到了。已經在縣衙查問本營駐紮的地方，請大帥等早為預備。」楊魁見說，隨即便吩咐聽事的小軍擺香案候候。剛才理料停當，張欽差、楊魁率領七個營官到了大營外面。只見遠遠的幾騎馬如飛的走來，到了營前，都下了馬，高喊了幾聲：「接旨！」內有一個老太監，捧了旨意，當香案中間站定。張欽差、楊魁就香案前跪下，七個營官也跟在後面跪下。三拜九叩已畢，營前便「通通通」的放了幾聲大炮。那老太監不慌不忙將聖旨拿出，開讀道：

某年月日大宋皇帝詔曰：國家自南渡以來，夷氛不靖，草寇囂張。朕上承列祖之麻，下賴臣工之力，柔和鄰國，邊疆稍安，剪滅凶徒，封疆告晏。獨小西天賊勢猖狂，目無王法，據小南海之地險，仗金光寨之妖術，屢抗天兵，昏不知罪。前據所奏，足加汝助。然勝敗乃兵家之常事，渠魁為擒賊之要圖；久延河上之師，虛糜國家之贍。兩卿當仰承寄托之重，殲絕渠曹，滅此朝食。勉之望之，毋負朕意！陣亡守備束高，所有應得恤典，仰禮、兵二部從優議敘。欽此！

太監宣讀已畢，張欽差、楊魁同那七個營官又三拜九叩，謝恩已畢。邀請太監進了中軍帳，分賓主坐下。這個太監姓楊名貞，是著名的一個老公事。候了張欽差、楊魁敬過茶點之後，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咱的兩位大人兒，照萬歲爺這旨意上的意思，為這一個小西天兒，心中是著急得很。咱們那一天請訓出宮，萬歲爺再三面諭，叫咱們查一查這小西天兒的事件是怎麼樣兒。咱家兒這就要請教請教兩位大人的了。」張欽差見問，便把怎樣渡兵破金光寨，怎樣活捉梁啟文，怎樣火燒劉香妙，逃走狄小霞，說了一遍。楊太監冷笑了一笑道：「二位大人，咱家替二位想一想，這功勞是很大了；但單單把一個罪魁放走了！哈哈，咱家雖然同二位大人很有交情，但這一句話倒有些不大好說呢。」看官，你曉得這個老太監斟酌古今，這樣說法是個什麼用意？無非要詐他們一些程儀。張欽差他究竟是個書生官，被他說得是憂愁不過。楊魁雖然明白，卻因主帥在前，未便自作聰明，惹他們小人懷恨。但那老太監說過，見兩人許久許久不開口，已諒定二人受嚇，便又逼著他道：「咱家兩位大人兒，不是不開口的。世間的事兒，沒有沒商量計較的。你們吩咐一句兒，咱家覆命兒時節，還是直言拜上，還是另外想一個什麼說頭兒的好？」說著便望張欽差、楊魁二人，專看他們什麼下言。

那知就這時候，忽然後面有人在他頸項上掐了一把，楊太監掉頭一望，不覺暗暗叫苦，原來是濟公掐的。曉得碰著了他，多分是倒運了。心裡雖這樣躊躇，嘴裡還要應酬著。便連忙起身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原來是濟聖僧兒同咱家作耍的，咱家失照得很了。」濟公見說，便拍手笑了一陣道：「你這沒屁兒，說什麼話，俺同你作過幾次耍嗎？你曉得你在這裡句句商量，句句計較，句句要另外想個說頭兒覆命，你可曉得這個叫個欺君嗎？照欺君的罪辦起來，你就應分殺頭！俺和尚慈悲為本，硬代你把個殺頭改了一個掐頭。俺是這個道理，那裡是同你耍的嗎？俺且問你：你如今就叫做幫他們兩人的忙，到了皇上面前，你究竟預備扯個什麼謊？俺和尚老實對你說罷，這一件事，皇上也不一定把你這沒屁兒當住了得，特特意意的要問你；就便問著你了，你就直言拜上，說狄小霞已經被張欽差、楊將軍捉住了，被俺和尚放掉了。單看皇上議俺濟顛僧一個什麼罪過罷。」太監看見濟公真不真假不假的這種形像，曉得這個和尚不是好惹的。忙說道：「聖僧不要認真，咱家兒也不過同兩位大人兒有一面，所以才這樣說法，那裡是有心欺君嗎？」說畢哈哈一陣笑。張欽差看了這樣，覺代他有些不過意，便到收支處取了兩兩銀子，封好了，暗向楊太監手上一遞。說道：「老宮爺這大年紀出外辛苦，理當重重的送點程儀才是道理。無如我等提兵在外，是一個苦不過的差使，只得請老宮爺笑納一些罷。」

這時濟公他跑得來鬧了幾句笑話，他還是吃他的燒酒，吃他的狗膀去了。但楊太監委實把事不過，見濟公這一番說，他真個並不想分文，見了張欽差送他的程儀，反驚喜出望外，口口稱謝不迭的。又低低向楊魁道：「咱家這個分兒，本不該當要。只因咱家近來是龍鐘不過了，要忙個棺材本兒了。」說罷，便笑了一笑，又站起身來，就著楊魁耳朵道：「這一些承情的厚賜，千萬不可對

那瘋和尚說知。這個禿子，他同我們宮監是作對不過。」說著便起身告辭了。又假意走到濟公前說道：「聖僧可有什麼話同萬歲講嗎？咱家兒覆旨去了。」濟公見說，忙把酒壺向桌上一擲道：「老沒屁兒，這句話你是問那人的呢？」楊太監笑道：「世間有幾個聖僧，你老人家那裡不曾聽見咱們兒請叫著聖僧尊稱的嗎？」濟公一聽大笑道：「你這人要算是周周正正的一個前言不應後語的人色。我且問你：你同楊將軍附耳時，稱俺是一個什麼名目的呢？哈哈，你好得很！你當著俺的面，便是聖僧長，老人家短；避著了俺，便是瘋和尚、禿子的罵起來了。你們這些沒屁兒，可惡不過！」楊太監見說，心中暗道：「可要死！這和尚真就利害，大約我同楊魁說的話，他倒都曉得了。連忙遮蓋道：「聖僧不要多心，咱家兒存心是一個字不敢得罪聖俗的。」濟公大笑道：「老沒屁兒，你得著了□兩銀子，你就趕快走罷，不必任性的弄在這裡亂罵人了。」楊太監又辯道：「聖僧真就冤枉殺人了，咱家兒有多大膽量，還敢罵聖僧嗎？」濟公見說，便裝做氣悶不過的樣子，指著楊太監罵了幾□個「沒屁兒」，然後咬牙切齒說道：「你還賴嗎？你適說話，既曉得俺和尚利害，因何要『可要死、可要死』的罵上兩句呢？」楊太監因他歪纏不過，覺到自家公事要緊，只得認了一個不是，掉頭就走。

張欽差同楊魁送出營門。覺得滿肚皮的憂愁，曉得這時期朝裡金、秦二丞相又復主權，究竟狄小霞緝獲不到，終怕被奸臣借口。當下便悶沉沉的走上大帳。濟公早經明白，便說道：「俺們來喝酒。人生最是『憂愁』這兩個字最不在情理，叫做自家把苦自家吃。俺和尚不曾聽見人家說過，這件事本沒得成功，是俺憂愁成了功的。可見得來的事件，不必憂愁也是這樣；不得來的事件，那便憂死了，愁煞了，還是沒得成功。哈哈，俺常聽見人說過的，酒是掃愁帚，你們快些來喝一盅罷！」二人見他這一席話說得很有道理，就此便陪著喝了幾杯酒。吃了晚膳，各自安息。次日一早，楊魁、張欽差才起身梳沐，還未上帳，只見一個領旗走至帳後說道：「啟元帥，營外來了一個女子，道站裝束，說曾經奉了濟公聖僧的法旨去辦事的。現有緊要軍情，特為來求見將軍、元帥。」張欽差同楊魁一聽，暗道：「我等並不曾聽見聖僧委什麼道姑出外辦事。」心中好生奇異。又問道：「你才走前帳來，濟公聖僧還在帳上嗎？」領旗道：「小弁見他已打瞌了。」當下張欽差同楊魁隨即上了大帳，吩咐一聲：「傳見！」不知這道姑究竟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